



国际舞蹈节 2015

卡门·阿玛雅（Carmen Amaya），瓦烈斯卡·葛尔特（Valeska Gert），花柳 寿々紫（Suzushi Hanayagi），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我把他们作为动力之源，让我思考编舞在舞者活力上的重要性。或许重要的不是编舞，确切地说，是那种活力，它所触发的旋风。

我想象特斯拉线圈吸引他们，并发出治愈射线，从而引起他们身体的变形：碧娜·鲍许（Pina Bausch）变成了一只螳螂，雷蒙德·豪戈（Raimund Hoghe）化为一只甲虫，文森特·埃斯库德罗（Vicente Escudero）变成一个竹节虫，李小龙（Bruce Lee）甚至化身一只蜈蚣。

我第一个舞伴是我的母亲，当时她已怀孕七个月。这或许很夸张。尽管我总是独自跳舞，但我想象有幽灵陪伴，它们让我忘记我是“孤独舞者”。迪迪-于伯尔曼（Didi-Huberman）想要表达的不就是：“孤调”。

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跳舞，但是跳舞出自我的本能，对我来说很简单，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渐渐地，我意识到舞蹈很治愈，它几乎有药效，能助我摆脱孤僻，向他人敞开心扉。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埃博拉病毒患儿通过跳舞获得康复。我知道那或许是迷信，但那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吗？

我第一个舞伴是我的母亲，当时她已怀孕七个月。这或许很夸张。尽管我总是独自跳舞，但我想象有幽灵陪伴，它们让我忘记我是“孤独舞者”。迪迪-于伯尔曼（Didi-Huberman）想要表达的不就是：“孤调”。

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跳舞，但是跳舞出自我的本能，对我来说很简单，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渐渐地，我意识到舞蹈很治愈，它几乎有药效，能助我摆脱孤僻，向他人敞开心扉。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埃博拉病毒患儿通过跳舞获得康复。我知道那或许是迷信，但那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吗？

之后，我便沉迷于跳舞，它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即使我站着不动，也想翩然起舞，舞蹈将我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我知道那并不好，也大可不必。但是，我就是这样。当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思考着自己的事情，嘴里自言自语，我女儿

米莱娜（Milena）跟我说：爸爸，不要再跳舞了。

事实上，当人们在街上行走，打车，行动方式风格迥异，他们在我眼里都在做着动作。他们都在跳舞！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其实他们都在跳舞！我要向他们呐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跳舞！我们都在跳舞！那些不跳舞的人是不幸的，他们已经死了，没有知觉，或者在遭受痛苦！

我喜欢融合这个词，这里的“融合”并不是在市场营销中为出售某个款式或品牌而用来混淆视听的广告词。它代表的是一种更好的蜕变，一种结构性的融合：它犹如一杯鸡尾酒，混合着胡安·贝尔蒙特（Juan Belmonte）直立地面的双脚，艾莎道拉·邓肯（Isadora Duncan）空中挥舞的双臂，和杰夫·柯汉（Jeff Cohen）在《七宝奇谋》里舞动着的半个肚皮。这些所有的元素酿造了令人愉悦的烈酒，或美味，或苦涩，或是直冲大脑。我们的传统也是多元的，我们来自有鸡尾酒文化的国度，保守的人喜欢隐藏他们的秘方。但是，不，民族、宗教和政治信条，一切事物都相互融合！每个人都能一起跳舞！或许不是相拥而舞，但也能相伴而舞。

引用一句中国古老的谚语：全世界能感知到蝴蝶的鼓翼而飞。当一只苍蝇在日本上空飞过，一场台风便席卷加勒比海。佩德罗·G·罗密欧（Pedro G Romero）在跳完一支惊天动地的塞维利亚舞之后说：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同一天，尼任斯基（Nijinsky）在奥地利森林连续凌空大跳。我继续想象：塞翁·格洛文（Savion Glover）一阵踢踏扣击让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优雅旋转。而此时此刻，大野一雄（Kazuo Ono）虽静止不动，却在玛利亚·穆尼奥斯（María Muñoz）身上触发某种电流，而她正想着康拉德·维德（Vonrad Veidt），迫使阿库·汉姆（Akram Khan）在他的更衣室里掀起一场地震。他们拨动他们的乐器，累得汗水涔涔，洒满整个地板。

在此我很荣幸能为此次国际舞蹈节向全球正在跳舞的朋友们致辞。请允许我致以美好祝愿：所有的舞蹈家、音乐家、制片人、评论员、策划人，让我们聚在一起联欢，像贝嘉（Béjart）一样跳舞，让我们有格调地跳起来，让我们伴着拉威尔（Ravel）的《波莱罗舞曲》跳起来，让我们一起跳舞！

伊斯拉埃尔·加尔万